

十九

这寒冷的深秋的夜晚，深厚浓重的黑暗包围着一片原始的混沌，分不清天和地、树和岩石，更看不见道路，你只能在原地，挪不开脚步，身子前倾，伸出双臂，摸索着，摸索这稠密的暗夜，你听见它流动，流动的不是风，是这种黑暗，不分上下左右远近和层次，你就整个儿融化在这混沌之中，你只意识到你有过一个身体的轮廓，而这轮廓在你意念中也趋消融，有一股光亮从你体内升起，幽冥冥像昏暗中举起的一支烛火，只有光亮没有温暖的火焰，一种冰冷的光，充盈你的身体，超越你身体的轮廓，你意念中身体的轮廓，你双壁收拢，努力守护这团火光，这冰凉而透明的意识，你需要这种感觉，你努力维护，你面前显示出一个平静的湖面，湖面对岸丛林一片，落叶了和叶子尚未全脱落的树木，挂着一片片黄叶的修长的杨树和枝条，黑铮铮的枣树一两片浅黄的小叶子在抖动，赤红的乌桕，有的浓密，有的稀疏，都像一团团烟雾，湖面上没有波浪，只有倒影，清晰而分明，色彩丰富，从暗红到赤红到橙黄到鹅黄到墨绿，到灰褐，到月白，许许多多层次，你仔细琢磨，又顿然失色，变成深浅不一的灰黑白，也还有许多不同的调子，像一张褪色的旧的黑白照片，影像还历历在目，你与其说在一片土地上，不如说在另一个空间里，屏息注视着自己的心像，那么安静，静得让你担心，你觉得是个梦，可你又止不住忧虑，就因为太宁静了，静得出奇。

你问她看见这影像了吗？

她说看见了。

你问她看见有一只小船吗？

她说有了这船湖面上才越发宁静。

你突然听见了她的呼吸，伸手摸到了她，在她身上游移，被她一手按住，你握住她手腕，将她拉拢过来，她也就转身，蜷曲偎依在你胸前，你闻到她头发上温暖的气息，找寻她的嘴唇，她躲闪扭动，她那温暖活泼的躯体呼吸急促，心在你手掌下突突跳着。

说你要这小船沉没。

她说船身已经浸满了水。

你分开了她，进入她润湿的身体。

就知道会这样，她叹息，身体即刻松软，失去了骨骼。

你要她说她是一条鱼！

不！

你要她说她是自由的。

啊，不。

你要她沉没，要她忘掉一切。

她说她害怕。

你问她怕什么！

她说她不知道，又说她怕黑暗，她害怕沉没。

然后是滚烫的面颊，跳动的火舌，立刻被黑暗吞没了，躯体扭动，她叫你轻一点，她叫喊疼痛！她挣扎，骂你是野兽！她就被追踪，被猎获，被撕裂，被吞食，啊——这浓密的可以触摸到的黑暗，混沌未开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有，没有没有，没有有和没有，有没有有没有有，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，灼热的炭火，润湿的眼睛，张开了洞穴，烟雾升腾，焦灼的嘴唇，喉咙里吼叫，人与兽，呼吸原始的黑暗，森林里猛虎苦恼，好贪婪，火焰升了起来，她尖声哭叫，野兽咬，呼啸着，着了魔，直跳，越来越明亮，变幻不定的火焰，没有形状，烟雾缭绕的洞里凶猛格斗，扑倒在地，尖叫又跳又吼叫，扼杀和吞食……窃火者跑了，远去的火把，深入到黑暗中，越来越小，火苗如豆，阴风中飘摇，终于熄灭了。

我恐惧，她说。

你恐惧什么？你问。

我不恐惧什么可我要说我恐惧。

傻孩子，

彼岸，

你说什么？

你不懂，

你爱我吗？

不知道，

你恨我吗？

不知道，你从来没有过？

我只知道早晚有这一天，

你高兴吗？

我是你的了，同我说些温柔的话，跟我说黑暗，

盘古抡起开天斧，

不要说盘古，

说什么？

说那条船，

一条要沉没的小船，

想沉没而沉没不了，

终于还是沉没了？

不知道。

你真是个孩子。

给我说个故事，

洪水大泛滥之后，天地之间只剩下一条小船，船有一对兄妹，忍受不了寂寞，就紧紧抱在一起，只有对方的肉体才实实在在，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，

你爱我，

女娃儿受了蛇的诱惑，

蛇就是我哥。